

# 戲法的異想世界

文 / 秘書室 柯元蘋  
圖 / 秘書室 秦姿宇

「表演就是生活。」藝術圓劇團的團長陳星樂(VaLentin Lechat)說，他想透過表演讓人們瞭解，真正的生活不是在咖啡店滑手機上FB，或去百貨公司逛街：「生活應該是有挑戰、有風險的，從中認識新的人和新的自己，我的表演，就是你的一面鏡子。」

出身法國馬戲名校  
遊歷亞洲落腳臺灣

**來自** 法國的陳星樂，在11歲時接觸劇團，從此踏入雜技藝術的廣闊世界：「球飛舞的模樣就像在畫畫。」他開始瘋狂練習各種雜技，在課堂上也不停的練習。學校老師以為他是在家被禁止，才來學校偷練，沒想到他的父親告訴老師：「小孩在家不論吃飯、洗澡、睡覺，都在練習雜技。」他睡覺時額頭上也頂著球，球掉了就醒來撿球，放回頭上再繼續睡。

為了滿足精益求精的渴求，16歲時，他轉學到法國的馬戲名校，接受真正的雜技訓練，並向法國現代雜技大師 Jérôme Thomas 拜師學藝。畢業後，他和朋友因著對東方美學的嚮往遊歷亞洲各國，一邊自我探索吸納經驗，一邊尋找表演機會。一開始並沒有設定要長住我國，沒想到在寶島一遊認識了精通佛朗明哥舞的太太，成為臺灣女婿，從此駐足至今。



成立「藝術圓劇團」  
以圓容納各行各業

陳星樂笑了笑說，很多觀眾看雜技表演，不認為這是藝術，會覺得是辛苦的特技、馬戲、魔術，甚至認為沒工作的人才去當街頭藝人。「我不是街頭藝人，我在街頭表演，是因為我認為表演可以讓街頭變成一個很棒的劇場。」他想呈現和劇場的詩意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藝術風味，也自嘲若一般人無法體會，應該是藝術家的問題比較大！「我的表演方式還不夠自由，無法讓觀眾進到那個境界。」

他成立了「藝術圓劇團(The United Artists)」，取「圓」在華文化裡結合、團結之意。「我們接受任何事情，甚至科學家、上班族，都能在劇團交流。此外，中文翻譯的馬戲團這個字，不管在法文(cirque)或英文(circus)都含有圓(circle)的意思，因為早年以圓舞台讓馬奔跑，後來則因為圓形讓觀眾圍繞表演者、觀眾也能看到彼此的臉。」他並表示現在法國的雜技表演已幾乎不使用動物，所以馬戲團這名字是很古老的概念了。

## 「表演就是生活。」 呈現人生多樣況味

剛來到我國時，陳星樂發現相較於法國，這裡較少人從事雜技藝術，他可以大膽實驗，自由表演：「法國有很多藝術家，所以不管你做什麼表演，都要馬上解釋為什麼，在這裡，表演者不用急著證明自己要什麼。對我來說，表演就是生活，每次都是獨一無二的。」

他想透過表演讓人們瞭解，真正的生活不是在咖啡店滑手機上FB，或去百貨公司逛街：「生活應該是有挑戰、有風險、真實而碰撞的，從中認識新的人和新的自己，我的表演就是觀眾的鏡子。」因此他的表演哲學不是追求舒適圈，而是顛倒這樣的的世界，玩味人生各種極端對比卻不是非黑即白的況味：「人生有平衡也有失衡、有瞬間也有永恆、有真實和不真實、有哭也有笑、很自然地演出背後卻需要很不自然的練習，不是只有笑的那一面，也沒有什麼事情是理所當然的。」他將對人生的想法放在表演中，但漸漸發現，臺灣的文化傾向表演高超完美的技巧，大眾主流口味是只呈現美好的一面。就像初到臺灣時他也和很多外國人一樣，覺得好吃又好玩、人們對外國人好奇又友善、看不見暴力。漸漸的他才發現是人們不習慣表現出社會不夠美好的一面，他認為這是文化差異，沒有對錯，但若想做某些特別的演出，觀眾可能無法理解。

左：陳星樂喜歡在街頭表演，他認為每一次演出都是獨一無二的，表演能使街頭成為一個很棒的劇場，天空就是他的帳篷，掛著星星和月亮。  
右：陳星樂認為孩子出生後使他改變許多，孩子也會模仿他進行雜耍的動作。



陳星樂【藝術圓劇團】表演訊息：  
<http://valentinelchat.com/zh/>

## 東方文化含蓄溫和 美好臺灣生活簡單

住在我國這些年，陳星樂認為東方文化的含蓄給他很大的影響：「東方人表演的方式比較向內，表演人不會清楚講自己在做什麼，回法國表演的話，大家可能以為我是東方人吧。」文化的不同不只在表演，他舉例法國人喜歡直接表達喜好或生氣給大家看，甚至當面說出「我不喜歡你，因為你如何如何。」他認為我國是個美好的國家，「我希望住在臺灣。生在臺灣是很不錯的，這裡生活方便又簡單，比法國簡單多了。在法國，你得一直一直工作，在臺灣，人們可以工作一段時間然後休息。」唯一的遺憾是在法國時，因為人人滿18歲就要建立「自己的家」，可能是透過打工賺錢、向父母借錢或向政府貸款，所以朋友們可以在彼此的家中聚會狂歡或徹夜長談深入交流，他說：「這在臺灣就很困難，因為大家都住在父母的家裡。」

他提到許多法國朋友仍不知道臺灣在哪，他認為也許是因此，臺灣人很強調在地，他的學生也希望漸漸擺脫「法國人」的影響，他說：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在法國，我們不會強調自己是法國人。」他也鼓勵朋友們多多探看世界：「住在臺灣很好，但也許幾年後，我會帶著孩子們回法國或去別的國家，去看看不同的地方。」